

# 《妈妈错了》:混沌撞见澄明

## 阿珏点映 第一时间看外片

□ 王文珏

【关键词】现实主义影片 成人和少年人的对视

欧洲这些年受移民问题冲击严重,许多国家的电影作品从不同侧面提出了自己的思考,有的是迎面,有的在叙述家事时顺便表达了国事,让成长和亲情的故事成为风雨天空的小小镜像。

法国导演马克·菲杜思新作《妈妈错了》,是部佳作,有种法式的自然质朴,回味悠长。14岁的少女安诺中学毕业前要去社会实践,单身的妈妈带她去了自己的保险公司。

女孩是典型的法国少女,思考独立,行为飒爽,说话时阳光灿烂可以沉默地打着小主意。不管面对谁,她坚持自己的道德判断,黑白是非没有任何困难。妈妈某种程度上是公司的中流砥柱,她漂亮,独立,工作努力,除了有个糟心的前夫,一切看起来很不错。女孩儿被公司打发去整理仓库,却偶然得知一位摩洛哥母亲索赔失败的案例——丈夫意外身亡,她带着两个孩子却领不到受益人赔偿金,原因是一份体检报告显示先生去世前有疾病未报告。

孤儿寡母会流落街头吗?孩子们会被送走吗?保险难道不是最该这时候出手相助吗?那个高血压证明是怎么出现在档案里的?一连串的问题,女孩儿问了妈妈妈仍然一头雾水,她在偌大公司里展开了自己神秘又紧张的调查。

影片并非直面移民问题,而是主要讲述成年人在成年社会的无奈,顺势表达了移民问题的无孔不入。成人的尴尬和愧疚被放置在少年人干干净净的目光里,那是所有人的所求路径,是成人社会淬炼之前的明净爽朗。成人的成长可以演变成一场沦丧,人们渐渐看不清那条原本分明的界限在哪里,到哪一步是善小却不为,到哪一步是恶小已为之,而哪是底线,哪是生存与竞争的高压线,成年人反而傻傻分不清。

是的,迫于公司对业绩的高压,正是母亲一手伪造了假病历,在那位可怜人的申请上盖上了“拒赔”,而且还有很多类似案例。为什么选她们?因为新移民不敢对簿公堂,也没钱打官司。母亲成为许多成年人的侧面,有种辛酸被讲述

得含蓄又真诚。离婚带娃身在职场,大公司互倾轧的艰难,上有领导下有职员的心层尴尬,为了不被竞争的飞车甩出轨道,不得不死死抓住一根名叫“迎合”的稻草……但作为典型的欧洲电影,这种辛酸是不带泪的,母亲即使落泪也不勾观者泪腺,而是一种让人更好理解母亲内心矛盾、情绪的窗口,喃喃的絮语和释放重负的叹息,是生活在轻轻悸动。仰人鼻息,捡软柿子捏,为自己和家人的生存压榨别人,你不禁想——是什么改变了我们?

清醒明亮的“叛逆”,还是混沌中顺从沉沦?用家映照大社会,用亲情角力屋檐外的风刀霜剑,这让这部影片充满力道很足的回旋波。观看的人们沉默着微笑,能理解少年的质问也能理解母亲的愤怒,仿佛那是自己内心深处永恒的两个声音,你来我往,激烈碰撞,都有道理,却是不同的道理。纵然一方终将退场,结局却是两败俱伤。

影片没有欢乐大结局——比如说少女技巧认识了什么公司高层解开不可能的结,或通过一己之力能改变妈妈或者拯救摩洛哥母亲。一切终之以一场中学毕业舞会,少女在自由奔放中向黑夜喊出了一声愤怒的“啊——”

这个结局比歌颂欢乐更真实。生活多的是没有出路的路,多的是死掉的结,葬下的迷惑。当人们看着女孩儿的今天,可以推知母亲的昨天,我们看着母亲的今天,又对明天不安——同样残酷的竞争下,女孩儿会改变吗?一周的实习期,是一个少女和母亲的直面,人们却预见到一个很大的横面,它缓缓掠过高度集合的成年社会,扫过人们永恒的成长岁月。

把社会中深刻的东西,转换为生活中细致的东西,这是个大功力。导演菲杜思曾和影后于佩尔合作《科帕卡巴纳》,那也是部现实主义题材影片,但以喜剧收场。片中母女也面临价值观冲突,有着少年性情的叛逆者是母亲而不是女儿。看得出,导演是个喜欢把社会问题引入家中细细讲的人,他喜欢选择主流社会看起来边缘、叛逆的形象,一个成人社会的非“ISO”产品,把现实矛盾质形为生命的冲撞,尤其亲情里最难以名状的爱和刺,一生的熟悉与一瞬的陌生。

影片近乎《科》片的回文叙事——母亲成了女儿,女儿成为母亲,叛逆者与沦陷者角色互换,而结局从欢笑转向一个舞台上的耸肩和怒吼,保险公司的格子间阴沉沉,蓝色的少女躲在仓库里为大人们整理收纳,影片充满了一种现实主义的质朴和沉得住气。矛盾慢慢推进,叠加,显现,如同推手般绵绵的力道,表面轻声淡语,戏剧的克制沉淀为生活的自然。



在都市时尚剧《一粒红尘》中再度饰演总裁

## 吴奇隆:近期不再考虑幕前工作

□ 本报记者 陈巨慧

由吴奇隆、颖儿、叶祖新、任言恺、米露、杨菲洋领衔主演的都市时尚剧《一粒红尘》正在东方卫视热播,该剧紧贴现实,人物丰满多面,强化了当代青年人在都市生活中不断奋斗的执着精神和乐观态度,构建出“只要你在自己的选择中努力做最好的自己,你就是一颗宝石”的价值观。日前,在剧中再度出演总裁的吴奇隆接受媒体群访。

### 欣赏“鸡汤总裁”感情执着

剧中,吴奇隆饰演尘世珠宝公司总裁兼首席设计师齐唐,因在剧中有许多心灵鸡汤台词,被网友亲切称为“鸡汤总裁”。

责任编辑 刘君

很多人好奇吴奇隆会不会和妻子刘诗诗再度合作拍戏,对此,吴奇隆表示,目前暂时没有这个打算,一方面两人各自有工作要忙,另一方面也没有特别合适的项目。

小虎队成员中,苏有朋已经转型当导演,吴奇隆是否也有这个打算呢?吴奇隆坦言,很多制作公司有来找他谈拍戏的事,但他觉得目前来说还比较困难,要做的事情很多,先把制作做好比较重要。最近他自己的公司也有很多项目在筹备,他也全身心投入幕后的工作。尤其是希望能把一批新的演员推荐给观众,“目前几部戏都会以推新人为主,希望年轻的艺人能多和我们合作,拍一些好的戏。”他也透露,最近一段时间他都不会再考虑幕前的工作,要专注幕后制作,也给自己一段时间放松一下。

### 生活中保持原有温暖

从小虎队时期开始,吴奇隆就给大家留下了阳光、温暖的印象。但随着他自立门户,从事越来越多的幕后工作后,他也渐渐开始变得直接起来,“当生活被填满,要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,我就会变得越来越简单,对话的过程、内容都是很直接的。也许因为这样,会让大家感觉有一些‘毒’,有些霸道总裁的感觉。”

吴奇隆自信能够像齐唐那样,把工作与生活分开,在生活中保持原有的温暖。他说自己在家里喜欢做家务,会做饭做菜。平时也爱做运动,潜水、打球,他都会去玩。他透露,目前他正在北京大学读MBA课程,并推荐大家读《博弈论》:“每人每天都在作不同程度上的博弈。”

□ CFP 供图

6月17日,上海,主演林允出席电影《战姬》定档发布会,影片将于12月22日全国上映。



□ 新华社发

6月17日,中国球员毛天一(左)、饶书涵(中)和季道帅在比赛中防守。当日,在江苏省昆山市举办的2017年世界男排联赛(昆山站)比赛中,中国队以3比1战胜澳大利亚队。

责任编辑 刘君

## 连载

电话:(0531)85193407 Email:l iujun@dzwww.com

初试啼声,即成经典——

## 被仰望与被遗忘的

□ (美)盖伊·特立斯 著 范晓彬 姜伊敏 译



4 曾是《纽约世界电讯太阳报》悼文作家的爱德华·艾里斯写过一本关于自杀的书。他承认,他喜欢不时看到他以前写的那些悼文一篇篇地在报纸上登出。

在美联社,道尔·亨利·方达先生不无自豪地宣称,他已为泰德·肯尼迪、约翰·肯尼迪夫人、约翰·奥哈拉、格雷森·柯克、拉芒·杜邦·科兰德、查尔斯·芒奇、沃尔特·哈尔斯坦、让·莫内、弗兰克·科斯特洛和凯尔索这些名人完成了最新悼文。合众国际社拥有24个四抽屈的卷柜,里面装满各种“名人故事”,包括有5岁的小约翰·F.肯尼迪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子女们的备用悼文。合众国际社并没有专职的悼文撰写者,只是让记者们轮流去写。该社一些最好的悼文都出自一位名叫多克·奎格的资深记者笔下。据说,他曾骄傲地宣称,他可以“让这些文章活灵活现,有血有肉”。

据这一行当一位资深作家讲,悼文作者特有的那种渴望文章见报的愿望,并非完全出自文章作者的骄傲,也许还有过去传统延续的影响。在过去,悼文作者一般是被临时雇用的,报社不付钱给他们,除非悼文中所写的主人公已死去,或用他们过去常用的委婉语讲,是主人公“过世”“离开人世”或“享尽

天年”的时候。偶尔,在恭候这些故事中的主人翁辞世的日子,编辑部的他们会玩一种被称为“赌亡灵”的游戏。每人出五美元或十美元,写好悼文的人名名单中选择谁将最早离开人世。曾在《时报》工作过的卡尔·施里费特吉塞尔回忆说,当时有些编辑就靠这种游戏赢过高达300美元的赌注。

现在在《时报》已见不到这种赌博行为了。但是,出于其他的原因,惠特曼的办公桌里却有一个重点监控人员的名单。他选中这些人,因为他认为他们有些人的日子已屈指可数,有些人已功成名就,他没有理由再拖延为他们写悼文了;或是他觉得有些人“挺有趣”,为了自己开心而提前为他们写好悼文。

惠特曼还有一个被他称为“延期名单”的单子,上面全是些年迈但依然健在的世界级领袖,他们或是仍然当权,或是在某些方面不断制造新闻。为这些人写一篇盖棺定论的悼文不仅难度相当大,而且需要不停地对悼文进行修改或补充材料。因此,即使这些“延期”人物的悼文在《纽约时报》的资料室里也会过时——例如戴高乐、佛朗哥等的备用悼文——惠特曼一般会每隔一段时间就对他们进行润色补充。惠特曼当然知道这些“延期”人物很可能会突然去世,但他手头上还有些他认为马上就

会死去或已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人。因此,他要先处理这些人,而非他延期名单上那些人。当然,他也可能估计错误,这也没什么,他以前就估计错过。

很自然,总有这样的一些人,惠特曼认为他们将不久于世,为他们写好了悼文,而他们却年年岁岁地活着;或许他们对世界的影响力或重要性日益下降,可他们却一如既往地活着。在这种情况下,用A. E. 豪斯曼的话讲,这些人的名字就先于人死亡了。那么,惠特曼则保留对其悼文进行更新修正的权利。尽管死亡曾困扰过海明威,使约翰·多恩黯然失色,它却给奥尔登·惠特曼带来了一份他很乐于干的每周工作五天的工作。假如有人剥夺了这份写悼文的工作,再让他回到校对桌上,他也许会早死。这样,周一到周五的每个早晨,从上百老汇的住所乘地铁到时报广场时,惠特曼期待看着在《时报》的又一天工作,期待又一天中那些已经死去、正在死去或即将死去的人打交道(如果他的判断是正确的话)。他一般11点到达《时报》大厦的大厅,他的胶底皮鞋走在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上一点声响也没有。他嘴里叼着烟斗,左手拿着一罐茶,那是他刚从街对面的小摊上买的,小摊的主人是一位高大的希腊人。

63 蒙娜说:“听说现在已经开始救援了。”

秦编辑扯住卓阳:“你刚回来,哪里有力气?”

卓阳一把放下报纸:“走!我去。”

卓阳一跃出报社的大门,就推起自己的自行车,飞快地骑了起来。蒙娜也骑车赶了上来。她大声说:“你看上去很累!”

卓阳和蒙娜停下来,都瞪大眼睛,好像刚进了人间地狱,怔在当场。他们从断壁残垣的间隙里望去,入眼的是遍布的

见证乱世温暖 回望人间真情——

## 三七年夏至

□ 未再

尸体,伏在地上,零落的,衣衫不整,支离破碎。没有头的人,断了手足的人,内脏流满地的人。一个伏着另一个,是在死亡时的互相依靠;又有孤零零挨在一旁的,至死都没有找到依靠。

蒙娜被空气里弥漫的血腥气冲入胸膛,弯腰一阵狂呕。

急救队的人分不清生存的人或尸体。在不远的地方,已成废墟的铁轨上,竟然坐着一个小小的孩子!他半身血,满脸泪,幸存的悲苦冲破硝烟仍未漫尽的废墟。那一刻,人们震惊了。这里幸存了一个小生命,孤零零的,坐在萧条的铁轨中央,四周却没有其他尸体。

怎么就会出现在这里?或许是濒死的大人们拼了命保全的。蒙娜一把抢下卓阳手里的相机,卓阳再抢过来,逼住泪,手按下,“咔嚓”一下,定格地狱中最沉痛的一刻。而后,他的手颓然地垂了下来。

急救队的人飞跑过去,他们也跟着跑了过去。

急救队的人飞跑过去,他们也跟着跑了过去。